

中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

享年100岁(四)



许渊冲夫妇在云南昆明阳宗海。

活，从外表到灵魂，无不如此。

他有多爱美呢？接受记者采访，一定要穿上那件细格子西装搭粗格子围巾，浅棕加深灰，几乎成了“标配”。出门，风衣、皮靴、帽子、墨镜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别人夸他100岁了还是很帅，他哈哈大笑：“还可以吧！”

晚饭后，他总要骑着自行车去外面吹吹风，看看月亮。纪录片里用镜头跟踪着他骑车的背影，如果不是稍有些佝偻，仍如追风少年。

直到那一夜，他骑车驶向一条新修的路，摔倒了。“倒了霉了，月亮下看见很亮的路，看不到坡啊！月光如水，从某个意义上讲还摔得蛮美的……”

那晚是中秋夜，月色正美。

“为什么喜欢看月亮？”“嘿，月亮

美呀！人生就是追求美呀！不会看月亮怎么翻《静夜思》？所以别人都翻不好，我翻得好啊！”

遗憾的是，纪录片上映时，夫人于两个月前刚刚去世。

观众席上，有人发现了许渊冲先生，掌声雷动。

“今天许先生本人也来了，他其实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再多看一眼奶奶。”导演在放映结束后的一席话，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。

夫人离开的第二天，学生们到他家中探望。他们担心已经97岁的老先生撑不住。结果惊讶地看到，许渊冲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电脑前，他正翻译英国作家、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奥斯卡·王尔德的全集。

他说自己几乎彻夜未眠，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想了很久很久，然后翻开了王尔

德的书。“不用担心我，只要我继续沉浸在翻译世界里，就垮不下来。”

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般走过一个世纪，他的秘诀就是如此简单——心无旁骛。“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啊？因为我每天都在创造美。我的翻译是在为世界创造美。”

他最爱的月亮，早已融入他的生活、生命，成为一种人生意象——

1938年11月4日，刚刚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：今夜月很亮，喝了两杯酒，带着三分醉，走到草场上，看着半圆月，忆起往事，更是心醉神迷。

百年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已至期颐。天边还是那轮明月，清辉之下，他将光阴幻化成诗，留下永恒之美……

译一生

采访当天，许渊冲先生照例工作到凌晨两三点。

他的生活非常规律：早上8点多起床，上午会客或看书，下午将夜晚的翻译成果敲进电脑，而深夜则将他带进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……

“对我而言没有日夜。每天和每天的区别只有一个，有没有翻译。”他常将

英国诗人托马斯·摩尔的诗句挂在嘴边，“The best of all ways to lengthen our days is to steal some hours from the night——“延长生命最好的办法，是从夜里偷几个钟点。”

他深感时间的紧迫，因为想要做的事情太多，想要实现的心愿很大……

40年前，他在将要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《翻译的艺术》前言中写下：“我想，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，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，灌输到中国文化的血液，灌输到中国文化的血液，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，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，愈来愈光辉灿烂。”

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，是他毕生心愿。

在他新出版的《西南联大求学日记》封面上，印着“生命

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，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。你要使你过的每一天，都值得记忆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许老家中的传真机上，收到一封手书——

渊冲兄，你今年整百岁，我也达到九十九岁。不容易啊！

如有庆百岁佳作，请示知。

弟振宁

百年如梦。他用澎湃的激情、美丽的文字驾起一叶扁舟，载我们穿越于东西方文明之海，采撷文学的奇珍异宝，从一花一叶中看到大千世界。

“‘庄生晓梦迷蝴蝶’，庄生不知道自己蝴蝶，还是蝴蝶是庄生……我的人生观就是如此，把诗变成了人，人变成了诗。”

他挥洒着诗意，走过百岁人生。

来源：澎湃新闻



西南联大同窗，左起依次为：朱光亚、许渊冲、杨振宁、王传纶、王希季。